

紫顏色

665808

47.6352
C148

紫颜色

[美]艾丽斯·沃克

陶 洁 译

Alice Walker
THE COLOR PURPLE

装帧设计：鄂 毅

紫 颜 色
ZI YAN SE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5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frac{3}{4}$ 插页 2

1985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400

书号 10208·211

定价 1.55 元

前 言

“亲爱的上帝，我十四岁了。我向来是个好姑娘。也许你能显显灵，告诉我我究竟出了什么事……”艾丽斯·沃克以一封给上帝的信开始了她的第三部小说《紫颜色》。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惨遭后父糟蹋，又害怕又羞愧；她怀上身孕却又不明白这种生理变化，因而心事重重，惊慌失措。母亲重病在身，不可能安慰她；妹妹年幼无知，还需要她的帮助。她走投无路，只好给上帝写信，倾诉自己的悲哀与困惑的心情。这封短信稚气十足，文字笨拙，但饱含着深沉的痛苦，揭示了一幅可怖的画面，扣人心弦，发人深思。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就是以这种别具一格的手法和感人肺腑的故事紧紧地吸引读者，赢得了评论界的赞扬。小说在一九八二年刚一出版就立即成为畅销书，并在一九八三年夺得美国最主要的三种文学奖：普利策奖、全国图书奖和全国书评家协会奖。

但是，《紫颜色》的成功之处并不仅仅在于故事动人，手法新颖。更重要的是，这本小说探讨了当前美国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是近年来美国黑人文学和妇女文学的一部代表作。

从五十年代开始,美国黑人争取种族平等,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风起云涌,到六十年代后期达到新的高潮。黑人举行了向华盛顿的自由大进军,喊出了“黑人民族主义”和“黑人权力”等口号,这标志着美国黑人在政治上的一次觉醒。接着出现一个黑人文学大活跃、大辩论和大繁荣的时代。黑人作家们积极投身民权运动,以诗歌、小说、杂文等各种形式揭露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与迫害,反映黑人的苦难与斗争。埃利逊的小说《看不见的人》(1952)、汉斯贝里的剧本《阳光下的葡萄干》(1959)、鲍德温的散文集《下一次将是烈火》(1963)、琼斯的诗集《二十卷自杀笔记的序言》(1961)、马科姆·艾克斯的《自传》等等都是具有较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作家们还就黑人作家的任务与使命、黑人文学的作用与主题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激进的作家提出“黑人美学”和“黑人艺术运动”等口号,主张黑人文学运用与白人文学截然不同的象征手段、神话寓言与批评标准。他们认为美国黑人作家的任务是通过如实反映社会现状和黑人生活来提高黑人的觉悟,震撼白人的灵魂,促进美国社会的灭亡。另外一些作家反对黑人民族文化主义,反对建立黑人美学,认为黑人作家并不一定要采用抗议文学的形式。他们强调黑人作家的作用在于研究黑人生活,发掘黑人的内心世界,创作具有黑人独特的声音、风格和节奏的作品,帮助黑人进一步认识自己,提高自己,这样的作品必然有益于美国社会,必然成为美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虽然在争论中众说纷纭,各持己见,但大多数黑人作家

都认为美国黑人复杂的生活是创作的丰富源泉，黑人绚丽多彩的民间文化和传统是他们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对黑人生活的探索不仅能提高黑人的觉悟，还有助于美国人民正确认识和估价美国社会。大辩论促使黑人文学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局面，培育了一代新人。新崛起的黑人作家不仅以北方城市黑人生活为素材，而且还创作了大量以南方为背景、南方生活为题材、南方黑人为原型人物的作品。他们不再仅限于控诉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与压迫，揭露种族歧视的严重后果，而是在反映黑人悲惨生活的同时讴歌他们的生活方式，赞美他们的高尚品德、优秀传统和美好的精神世界。他们探索黑人与白人的关系，也探索黑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黑人的内心世界与复杂的心理状态以及黑人男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这些作家努力发掘黑人民间文化，捕捉黑人生动丰富的想象力，吸收并发扬黑人的民歌民谣、爵士音乐以及比喻、象征等民间文学的手法与形式，从而创作了一些十分优秀的作品。艾丽斯·沃克就是这样一位颇有才气的新一代的黑人女作家。

艾丽斯·沃克出生于美国南方佐治亚州的一个佃农家庭，父母靠种棉花为生，家境的贫寒，使她自幼便对南方黑人的穷困与苦难有着切身的体会。另一方面，黑人健康向上的品德，对生活的热爱和在艰难环境中追求美好的精神世界的顽强意志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六十年代初，艾丽斯·沃克上学时正赶上美国争取种族平等的民权运动高涨时期。她积极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并在一九六六

年大学毕业后到当时民权运动的中心南方的密西西比州和当地黑人一起开展争取选举权的斗争。蓬勃的政治浪潮给了她极大的鼓舞，使她对美国黑人的历史与现状有了新的认识；对政治斗争的风险也有了切身的感受。诗集《革命的牵牛花》（1973）歌颂了“满怀恐惧而又决心改造世界”的青年一代，表现他们在“狂热歌唱的同时却又不自主地想到死亡”（《文学家辞典》第六卷）的心情，反映她自己在民权运动中既获得精神解放又感到孤立无援的矛盾心理。

艾丽斯·沃克不仅是新一代的黑人作家，她还是一位妇女文学作家。她在大学毕业前夕失身怀孕，在走投无路的时刻想到过自杀，也深切体会过做女人的无能与孤苦。她在极度苦闷中写了大量的诗歌，抒发做女人的悲哀、孤寂、恐惧与期待以及对死的向往和对生的眷恋。这些诗歌以《一度》为题，发表于一九六八年。亲身的经历促使她考虑妇女问题，参加女权运动。六十年代，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是美国政治浪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妇女会在一九六六年成立，呼吁美国妇女要树立新的形象，和男人建立自尊自重的积极的合作关系。它还致力于经济和社会问题，在迫使国会通过妇女平等权利修正案，争取同工同酬，教育与就业机会均等，人工流产合法化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到了六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初，女权运动开始分裂。一部分人变得格外激进，认为男人是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原因，男人对女人的控制是阶级压迫的一种形式，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都是大男子主义等等，因此，她们排斥男人，反对男女通婚，

主张同性恋爱。另一些女权主义者强调妇女必须提高自身的修养,树立新的自我来改变她们的社会形象,实现男女平等。她们的喉舌一九七二年创刊的《女士》杂志,在妇女中影响很大。七十年代以来,美国黑人妇女开始建立自己的女权主义组织,但主要宗旨仍在于争取种族平等。

女权运动的发展在文学上必然有所反映,造就了一大批以抗议为基调描写妇女意识的女作家。普拉斯和萨克斯顿塑造因失意绝望而精神失常的女主人公;蒂丽·奥尔逊与格雷斯·佩丽描写饱经忧患的劳动妇女操劳一世却看不到生活的意义;狄迪恩则反映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观念对妇女的压抑与摧残。托尼·莫里逊、托尼·坎德·班巴拉和艾丽斯·沃克等黑人女作家也进一步扩大妇女文学的内容,对妇女文学作出新贡献。她们不仅表现处在种族歧视和偏见的社会最底层的黑人妇女的痛苦与艰难,而且大力歌颂顽强的生活能力与在逆境中奋斗的坚强意志。她们不敢想敢干的富有冒险精神的黑人妇女的形象,而且锐利的洞察力揭露白人社会的价值标准与理想目标对黑人的腐蚀作用,美国梦的幻灭折磨得黑人男人失去理想,他们的失望与愤怒往往转化为对妇女的残暴。由于黑人女作家深刻理解并同情黑人男人的企求与绝望,她们的作品往往兼有当前黑人文学和妇女文学的双重特色。艾丽斯·沃克是黑人文学家和女权主义者,艾丽斯·沃克关心当代黑人妇女问题和黑人斗争,把争取种族平等和妇女解放作为她的事业,把反映黑人,尤其是黑人妇女的爱与恨、

欢乐与悲伤、幻想与失望，寻求自我个性与在逆境中保持人的尊严作为创作的主要内容。她认真探索，大胆试验，力求在作品中达到社会意义、道德教育和艺术手法三方面的高度统一。自一九六八年出版第一本诗集《一度》以来，沃克已经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两个短篇小说集、一部为儿童撰写的有关黑人作家休斯的传记和三卷诗集。她还是女权运动的重要刊物《女士》杂志的编辑，写过大量的评论和杂文。她的第二本诗集《革命的牵牛花》曾被提名列入美国图书奖的候选书单。短篇小说集《爱与烦恼》（1973）获一九七四年美国文学艺术学会的罗森塔尔奖，其中有两篇被分别收入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四年的《最佳美国短篇小说集》。一九八二年发表的《紫颜色》更是受到文艺界一致好评。沃克曾于一九八三年随美国女作家代表团访问过我国。

艾丽斯·沃克的作品都是从亲身经历出发，以早年佐治亚乡间的生活，她作为黑人妇女的遭遇、感受和六、七年代的政治运动为基础。她熟悉的乡村生活、土地、风俗习惯是她创作的丰富源泉。她的作品大多以佐治亚乡村为背景，以她的父母亲友、家乡邻里为原型，因而富丽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真实动人。她在谈《紫颜色》的写作过程时曾提到她在旧金山大城市里写作时，笔下的人物总是苍白无力，仿佛“它们拒绝活过来，不肯成为玉龙活虎的、有血有肉的真人。”于是她搬到小镇去居住，呼吸乡村空气，接近乡野村民，终于找到书中人物的“正确的话语”（《纽约时报》，1983年4月16日）。

但是，沃克扎根南方农村，努力保持与家乡人民的血肉关系并不完全是为了使作品具有地方色彩。她的主要目的在于发掘黑人丰富的文化遗产，研究他们的传统和心理，了解他们世代所受的苦难，从而深刻地反映他们的顽强的生活意志和为维护人的尊严和保护精神世界的自我完整性所作的努力。她说，“我搜集祖先生活过的历史与心理的线索……在写作过程中我感到欢乐、获得力量，觉得我的生命也在延续。”她描写黑人的压迫与痛苦，不仅为了进行社会批评或抗议，而是在“清楚地意识到自身所受的压迫”的时候“不断寻求解救的办法”（《文学家传记辞典》，第六卷）。

艾丽斯·沃克向托尔斯泰等经典作家学习，认识到“透过政治内容和对社会的预见而深入个人灵魂之重要性。”^①她的小说并不简单地罗列现象，也不是对黑人生活的客观的再表现，而是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剖析他们的思想意识和复杂的心理状态，塑造既具有黑人普遍共性又富有独特的个性的人物形象。她尊重她的人民和他们的思想感情，但从来不把黑人理想化，从来不回避他们的弱点和毛病。她笔下的人物是非人的生活环境、种族压迫和两性关系的受害者。她描写他们的绝望、痛苦和扭曲的个性，但她更以敏锐的洞察力说明他们在没有找到真正的自我、没有认识

^① 《艾丽斯·沃克谈文学》，黄源深译，《外国文学报道》，1984年第三期。

自身的真正价值以前可能是残酷粗暴的，甚至失去理性的。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1970)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黑人家庭。在科普兰家里，生活的重担和社会的歧视使男人看不到前途，只能靠酗酒来求得一时的解脱。苦闷和失望扭曲了他们的人性，使他们痛恨自己也痛恨周围的一切人。他们变得跟残酷的社会一样残酷，粗暴地虐待妻子儿女，结果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家人。老科普兰在毁灭了两个妻子又把儿子送上同样的毁灭性道路以后才认识到，肉体的生存并不是一切，生活的最高目的应是通过自尊自重和待人以爱来保持精神境界的健康完美，保存白人所未能侵入的内心世界。他用这一信念教育培养孙女露丝，使她有力量面对生活保持纯洁的天性，享受女性应该享受的欢乐与满足。老科普兰也因此获得新的生命，既富有战斗精神又充满自信，实现了人的最高价值，获得最充分的人性。艾丽斯·沃克通过这个动人的故事指出受压迫的黑人想要摆脱悲惨的境地，首先要对自身发生的一切负起责任，要对自己和他人之间发生的一切负起责任。《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初出版时并未引起很多注意。但是，由于它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解决办法，评论家们越来越重视这部小说，认为它是近年来比较重要的一部黑人文学作品。

在接受《图书季刊》的采访，介绍她的创作意图与题材时，艾丽斯·沃克说，“我一直很想了解为什么家庭——尤其是黑人家庭——的成员彼此残酷相待，很想了解外界力

量——例如各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种族隔离、失业等——对这种残酷行为起多少作用。”她还说，“家庭关系是极其神圣的……由于种族主义的社会时时刻刻在摧残黑人个性，破坏黑人的家庭组织，残害黑人儿童，因此在黑人家庭里，爱、和谐、支持与关心就格外重要。”她在短篇小说《死神，滚开！》里描写爱与关心如何几次三番地把一位老人从死亡的边缘抢救过来。在《爱与烦恼》和《你压服不了好女人》（1981）两个短篇小说集中，她塑造了一群她称之为“疯狂的、愤怒的、富有爱心的、怨气冲天的、可恨的、强壮的、丑恶的、软弱的、可怜而又了不起的”妇女形象，揭露种族主义破坏了黑人之间最基本的人与人的关系，摧残他们的个性和心灵以及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沃克深入剖析这些妇女形象的扭曲的个性，指出物质的贫困确实产生破坏作用，但感情的贫乏才是她们痛苦的主要根源。因此，她大力肯定和歌颂她们寻求自我个性和保护最充分的人性的行动，认为这是妇女摆脱苦难的主要办法。

艾丽斯·沃克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梅丽迪恩》（1976）以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为背景，描述一位南方乡村的黑人妇女在政治运动中摆脱恐惧、悔恨与罪愆感，成为民权运动的战士。然而，男友的遗弃，战友的惨死和民权运动的分裂使梅丽迪恩伤心失意，几乎客死他乡。她开始反省自身的价值，思考黑人古老的传统，终于认识到发扬黑人的传统美德和道德观念远比政治斗争更为重要。于是，她回到南方家乡，一心为本民族人民服务，在发扬黑人的价值观念中找到

了自己的新生活。沃克塑造了一个“软弱的、一文不名的、有点傻里傻气的、无权无势的”黑人妇女，但她具有一种“坚定无畏的”品质，“足以征服最强大的民族”。通过梅丽迪恩这个妇女形象，艾丽斯·沃克肯定了新生活和新希望的可能性，赞颂被社会抛弃的妇女超越个人痛苦，医治心灵创伤，重新站立起来建设新自我的英勇行动。《梅丽迪恩》的出版引起广泛的注意。评论家纷纷赞扬小说的强烈感染力，沃克讲故事的才能和塑造性格复杂真实动人的人物形象的本领以及对六十年代政治运动的真实反映和深刻分析。女权主义评论家们则高度评价梅丽迪恩这个站立起来的新女性形象。无论从作品内容还是从创作技巧来看，《梅丽迪恩》都标志沃克创作道路上的新转折，表明她已是一位成熟的作家。

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沃克越来越关心女权运动，在《女士》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讨论妇女解放问题。一九八二年出版的《紫颜色》便以黑人男女之间的矛盾冲突为题材，探索妇女成长为具有独立个性的新人的过程。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故事的年代大约在二十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背景仍是美国南方佐治亚乡村。十四岁的黑女孩西丽亚被后父奸污，生下的两个孩子被后父抢走失踪，她本人又被迫嫁给已经有四个孩子的鳏夫。丈夫另有所爱，对她百般虐待，而她只是自叹命苦，从不反抗。后来在丈夫的情人的启发帮助下，她渐渐有所觉悟，开始和丈夫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终于走出家庭独立谋生，成为有思想有才能

的新女性，也和远在非洲的妹妹及孩子重新团聚。

艾丽斯·沃克并未在《紫颜色》中正面描写种族压迫与种族歧视，只是通过两个次要的情节从侧面点明黑人与白人的矛盾。大儿媳妇索菲亚因为不肯到市长太太家去做佣人，不愿低声下气地忍受市长的欺凌，结果遭到毒打，被关进监狱，几乎死无葬身之地。这件事说明南北战争以后，甚至在重建南方时期以后，黑人的社会地位并未得到改善。另一个情节是西丽亚妹妹从非洲的来信叙述白人如何为了种植橡胶用暴力侵入奥林卡部落的村庄，强占土地，摧毁庄稼、房屋和奥林卡人奉为圣灵的屋顶叶子树。黑人传教士耐蒂与丈夫赶到英国向传教士协会等组织求援，结果没有获得同情与支持，反而受到冷遇和侮辱。沃克用非洲黑人的遭遇说明美国黑人所受的压迫是第三世界黑人民族所受的种族歧视和压迫的一个方面，美国的黑人问题是个世界性问题。然而，由于沃克的调和折衷思想，她强调保持与发扬黑人的古老传统，以道德的力量和气概迫使白人认识他们对黑人的责任。西丽亚儿子的女朋友奥林卡少女塔希为了证明在白人统治下还是可以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与道路，毅然决定沿袭部落世俗，接受纹脸仪式，还因为欧美人没有这种风俗而格外珍视它。索菲亚维护个人尊严的独立精神驱使市长的女儿去打听她的身世，尊重她的斗争意志，从此甘心情愿地为她服务。小说结尾处，沃克借索菲亚之口点明白人应该帮助黑人，不是向黑人施恩，而是为了拯救自身，因为他们迟早要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的。

在黑人男女之间的矛盾冲突的问题上，艾丽斯·沃克再次把美国黑人妇女和非洲妇女相联系，再次表明妇女解放象黑人问题一样是个世界性问题。在非洲，奥林卡人，包括妇女在内，都认为女孩不必受教育，女孩自身毫无价值，只有对丈夫才有些用处。同样，西丽亚的丈夫认为她不过是他发泄性欲的工具，供使唤的牲口，可以随便打骂。当他儿子问他为什么要打西丽亚时，他说：“因为她是我的老婆。”西丽亚本人也深受这种“女人生来不值钱”的旧思想的毒害，认为自己确实低男人一等，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忍受丈夫的欺凌与折磨。在不正常的两性关系的摧残下，西丽亚失去个性，变得麻木不仁，只能想象自己是块没有知觉的木头听任丈夫蹂躏，只能给上帝写信倾吐满腹的哀怨。

《紫颜色》的最大成就在于通过一位受旧思想旧习俗束缚的黑人妇女的转变和成长过程，指出黑人妇女要争取独立自主，要取得和男人的平等地位，必须首先寻找自我个性，认识自身价值，保持精神世界的完整性。这一思想和沃克对美国黑人争取种族平等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西丽亚在大胆热情、敢说敢做的莎格的帮助下开始摆脱“女人命中注定受男人摆布”的旧思想。她发现自己并不象人们所说的又丑又笨，在爱她的人的眼里，她不仅美丽而且聪明能干。莎格教育她尊重自己，充分认识自身的才能，并且想方设法争取应有的权利，和大男子主义思想进行斗争。莎格还帮助西丽亚认识到基督教是白人创造的、用来控制黑人的，上帝

也是反对女性的。她鼓励西丽亚不到教堂或《圣经》里寻找不解决问题的上帝，而是在生活的乐趣里，在和自然界的和谐关系中寻找自己的上帝。莎格认为上帝不是虚无之物，上帝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热爱生活 and 大自然的人已经找到自己的上帝，而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乐趣，待人以爱并为人所爱是崇拜上帝的最好方式。莎格的思想大大开阔了西丽亚的眼界，她开始用新的眼光观察世界、思考问题，终于挺起胸膛与大男子主义思想十分严重的丈夫展开斗争，维护自己作为女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她离开家庭到孟菲斯开设裁缝铺，过起自食其力的生活，成为一个充满自信、有尊严有个性的女性。西丽亚的成长说明沃克的一贯主张：妇女只有通过寻找自我，摆脱精神枷锁，维护精神世界的完整性，并且依靠妇女之间的相互关心与支持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与自由。

艾丽斯·沃克在描写西丽亚与丈夫的冲突中显然受到美国女权运动的影响，认为男人的控制是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原因，但是她并未人云亦云地照搬女权主义的全部理论，她笔下的西丽亚不象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那样排斥一切男性，把同性恋爱看成是解决妇女问题的唯一办法。西丽亚爱莎格，在莎格爱上别的男人时悲痛万分。然而，她并没有进行干涉，她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她不应该阻拦莎格和心爱的男人结合，而且也不应该从此对莎格怀恨在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结尾处西丽亚原谅了从前虐待她的丈夫，跟他成为知心朋友。不少评论家

认为这是《紫颜色》的败笔，其实这恰恰说明了艾丽斯·沃克的政治主张。她认为女人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人性，保持最充分的自我个性可以引起男人思想的转变，促使他们认识自身的过错，学会尊重女性。通过西丽亚丈夫的转变，沃克企图说明，互相关心和谅解，彼此沟通思想也是解决男女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

艾丽斯·沃克为《紫颜色》设计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全书结尾处，迫害过索菲亚的市长太太的女儿看到白人在黑人痛苦中的责任，真心诚意地为索菲亚服务，她们的子女也友好相处；大男子主义的某先生真心忏悔虐待西丽亚的错误，主动向她道歉，得到原谅，两人言归于好；西丽亚始终如一地爱着喜欢男人的莎格，两人亲如姐妹；从非洲来的奥林卡土人塔希受到西丽亚等美国黑人的热情接待，成为他们家庭中受欢迎的一员。在危机四伏矛盾重重的美国，人们为各种社会问题所困扰，忧虑万端；又被各种对立的观点、针锋相对的理论搞得头昏眼花、无所适从。此时此刻，艾丽斯·沃克的调和折衷的解决办法便格外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恐怕是《紫颜色》成为畅销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紫颜色》别具匠心的写作技巧是它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小说采用的是书信形式，开始是西丽亚写给上帝的信，后来是她和妹妹耐蒂的来往信件。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只有在给自然界以外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写信时才能倾吐满腔的痛苦。这一事实本身就使西丽亚的悲哀变得格外深沉，因而更能感人肺腑。西丽亚和妹妹彼此给对方写信，但却